



多多的声音： 那就是诗歌的声音

文 / 本刊特约撰稿 陈亚冰

11月2日，正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做访问的多多，在莫莉·石·博伦礼堂接受了2010年度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，这次大奖提名的有多位世界声誉著名作家，如日本的村上春树，加拿大的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和迈克尔·翁达杰，以及旅美中国作家哈金等。苏童、莫言等作家也曾多次提名纽斯塔特奖，但多多是目前获得该奖的第一位华人。

歌最缺乏的。目前汉语诗歌受到各种严厉的指责，这些指责有一半是错的，原因在于批评者本身对于当代汉语诗歌的敏锐性缺乏足够的感悟，被诗人远远抛离；但另一半却是对的，也即当代诗歌对汉语的建设几乎被它对汉语的破坏或漠视所抵消，诗人自己远远被抛离了他们原应一步步靠近的对汉语的感悟。传统诗歌中可贵的，甚至可歌可泣的语言魅力，在当代诗歌中几乎灭绝。美妙的双声、象声、双关等等技巧，如今哪里去了——那是我们最可继承和保留的部分，也是诗歌核心中的重要一层——乐趣——最可发挥的。”

获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后，多多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诗是心路历程，甚至要付出生命。有时候，我写了一首诗，第二天再看，还真怀疑是否是自己写的。”“诗歌写作是很神秘的。诗人不是记者，记者是向外找消息和信息，诗人是向内的。创作是灵感的触发，再加上消化、循环和整理的过程。”

那就是诗歌的声音

突围纽斯塔特奖的世界著名作家群体，多多犹如突围了时间、疆域和生活的包围，在他的心中，诗歌是他的一生信仰。正如他所说：“我更适合写诗。我一首诗要写70遍，如果这样写小说，就太可怕了。我觉得我一辈子就做到了一条：做我愿意做的。我不强迫自己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感谢上帝，直到目前我还在做我愿意做的事。”

多多以前喜欢在冬天写作的习惯，这可能是因为他虔诚于诗歌而心生敬畏，所以他的诗歌经常呈现出严肃。但他也写一些有趣诗歌，比如1973年的《青春》：“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/今天，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”。现在，多多的诗歌出现了更多关于“春天”的词素，他喜欢自我幽默地解释成因为现在他需要呼吸更多“春”来充盈生命。

在一次海南诗歌活动之后，多多因为三亚女诗人“衣米一”的名字而不禁展露一番童心，青年诗人邹旭为这事打油了一首《多多》来记录：

多多在海大/背着手/春天他常这样/看上去有点孔子模样/他走几步/想一阵子/“衣米一”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就这样眼看春天快要结束/他才顿悟似地叫了声“好！”

或许，这不是一次偶然的事，因为“衣米一”这三个字连读起来就有一种韵律，多多自旅居欧洲之后的诗风变化里就有很重的音乐性，这些因素纠缠一起就自然发生了。而当我看到邹旭的这首诗，那些在多多课堂上聆听他痴迷地讲述着诗歌的日子，再次回来了：他满头银发留得有些长了，讲课时，他就用眼镜当发夹，把头发向后捋顺，他悠悠然地念着兰波或者波德莱尔，练过男高音的他，总能让诗句缓缓流淌，珍珠一般落地、蹦跳，每一个词、每一个字，都发出空旷的回音。

那就是多多的声音。那就是诗歌的声音。■

诗歌圈里的江湖武侠版本

同样是决斗，这不由让人想起了诗歌圈一个传说：话说当年在白洋淀插队的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孩，一个叫猴子，一个叫毛头，两人军装军帽军鞋子军腰带在水岸上，他们约定好了每年做一次决斗，他们的武器就是诗歌！当年决斗的那两个小孩子，已经进入鬓发斑白了，不知道他们闲暇陶然的时候记忆起当年这幅白洋淀剪影，血管里是否依旧是滚烫欲喷，胸膛里是否依旧是千军万马，像《依旧是》里那么舍不得“温暖呵，依旧是温暖是来自记忆的雪，增加了记忆的重量”。

传说里的猴子成了画家芒克，毛头成了诗人多多。他们的诗歌对决给了中国诗歌圈留下一个江湖武侠版本的传说，极度令人遐想。如今，白洋淀、今天、朦胧的诗人，在中国历史的天空轰隆隆滚过，北岛、舒婷、顾城、海子等等，离开的，留下的，消失的，当然也有回归的，多多的声望越来越高，诗歌修持为他迎来了应得的尊重。他所说的“借诗还魂”，也让更多人懂得诗歌在他内心的位置。

以诗为生命的诗人

记得2005年末，曾和几个诗歌爱好者听多多在海南大学的给研究生讲的比较诗学课。当时他讲的是法国的兰波和波德莱尔的诗歌；兰波是我最喜欢的诗人。米兰·昆德拉的《生活在别处》这部长篇小说题目就取自兰波的诗句——记得多多在课堂上对这句诗反问：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过生活？这句话给了我极大感触。多多的诗歌和阅历，往往让我们认为他诗歌里对现实生活具有严重的逃避、脱离，可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不是只有北岛那样方式的直接爆破式的诗歌才是跟生活交涉。

王家新是一位受人尊重的诗人和评论家，他在2010年9月30日多多的诗歌朗诵会上如此说：“这是一位以生命为诗、以诗为生命的诗人。他献身于诗，无所保

留。”而多多在一次诗歌讲座的文字记录里有一句话大意如此：诗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。不管是在白洋淀，或者回到了北京，或者旅居西欧15年，直至2004年到海南当老师，多多的诗歌还是跟生活保持媚俗的疯狂，进而沉入了自我内心去倾听天籁——天籁不是来自天的虚空，而是风因花草现形。

据美国俄亥俄州当地媒体报道，多多是此次奖项的9个评委之一、由在康涅狄格学院任教的诗人麦芒提名的。麦芒认为，多多是一位伟大的孤身旅行家，跨越了民族、语言和历史的边界。同时，他还是一位坚定的幻想家，执着于最基本、最普遍的人类价值，如创造、自然、爱和梦想。

2005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授奖辞中，这样评价本届年度诗人奖得主多多：“多多是一个真正的汉语诗人。他的诗歌以精湛的技术、明晰的洞察力、义无反顾的写作勇气，近乎完美地承续了汉语在当代中国的艰难使命。他将自己对世界和生命的温情理解，融于每一个词语、每一个句子的细致雕刻，并在每一首诗歌的内部构造上，力图实现他孤寂而坚定的美学抱负。他对汉语尊严的忠诚守护，使他的诗歌很早就形成了显著的个性和风格：意象简洁，节奏明快，语言准确、锐利而富有张力，对心灵细节有深切的敏感和痛苦的体认，对人类的精神困境有明确的艺术承担。他在2004年度发表的一系列诗作，以及他本人在母语国家的重新出场，照亮了那些美好而令人激动的文学记忆，同时也见证了汉语诗歌永不衰竭的丰富可能性。”

2010年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评委、《当代世界文学》执行主编罗伯特认为，“多多是第一流中国诗人群体中的首要，值得西方予以严肃注意和承认。”

诗人、翻译家黄灿然评论多多诗歌的文章，就诗歌语言的音乐性、意象、技术等分析非常到位，多多的诗歌语言的感性张力是属于语言中宇宙性或普遍性的一部分，只有很强的理解和语言能力才能翻译好。“那独特的部分，那源自汉语血缘关系的部分，却是不可译的，也是目前中国诗



多多档案

多多，当代最有名望的抒情诗人，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，后来调到《农民日报》工作。1972年开始写诗，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86年获得北京大学文化节诗歌奖，2000年获首届安高诗歌奖，2010年获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。

多多1989年出国，旅居荷兰15年，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、加拿大纽克大学、荷兰莱顿大学驻校作家。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大诗歌节，到过英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瑞典等10多个国家的大学举办过讲座和朗诵，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。多多系朦胧诗主要代表诗人之一，著有诗集《行礼：诗38首》、《里程：多多诗选1973—1988》、《多多诗选》等，并于2005年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诗人奖。

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创立于1969年，是仿造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，每两年颁发一次，获奖者只限一人，以表彰其终身成就。在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的历史上，已有27位得主、候选人和评委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。